# 中國青年

本期目錄

社評

擁護國民革命軍北伐

白色恐怖

思想自由與黨團作用

兩個農民談話

北方青年運動

瑪秀拉—新俄的少女

共產果眞是這樣的嗎？（讀者之聲）

第六卷第四號

（第一二九期）

民國十五年八月七日出版

# 本刊啓事

凡有投稿或通信寄本社者，可就近由各代售處轉遞，因廣州郵遞時有遺誤，望讀者注意。

## 告訴讀者一個新消息

## 革命歌集出版預告！

我們知道躑躅在淒漠般生活中的青年，正需要熱烈的，雄壯的歌曲來灌溉枯燥的心靈，振奮頹唐的精神，使勇敢地向革命之路前進！因此，我們願意把牠廣給我們親愛的讀者。


# 開明書店開幕

本書店係由新女性改組，現已籌備就緒，定於八月一日正式開幕。開幕期內特售廉價一個月。本版書籍雜誌概照實價八折；寄售書籍九折。購滿實洋五元。再贈長期優待券。詳細書目，已經印就，函索卽寄。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開明書店啓

# 社評

## 擁護國民革命軍北伐

北伐是人民渴望的，因爲人民現正受北洋軍閥的馬蹄踐踏蹂躪和。可是北伐不僅是軍事行動，而應當是武力與人民結合更堅固的表現。過去數年的北伐，只偏於軍事行動，得不到人民的同情，所以無尺土的進展。現在的革命軍已佔領長沙，將進攻岳州，會師武漢，這次北伐成功的原因在那裏，請聽革命軍軍官的自白。七月十六日湖南人民開歡迎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會，第八軍第二師長何鍵演說云：『我在革命軍旗幟之下，充當北伐軍先鋒，打倒軍閥。惟以此次經過情形而論，進駐長沙，並未戰爭，完全是以民衆力量得到，沿途所經之地，均是代替充當偵探，致送茶水，沿路歡迎，以此推及，達到武漢，自屬容易，打倒吳佩孚，不成問題。』又鄂軍第一師參謀長萬某說『此次軍事戰勝，不如直接了當的云是民衆戰勝，因葉部之跑，不是打跑的，是民衆在其後防，恐嚇退走的，所以此後仍須在同一戰線上，將其打倒。』我們看這些軍官的自白，應當覺悟民衆力量的偉大。革命軍此後只有在勢力所到之區域，盡量允許工農的自由，減輕苛稅雜捐，才能獲得工農羣衆的積極參加北伐，從而威詔湖北，河南，江西的農民響應，擾亂後防，並引起全國人民的示威和募捐援助。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武器與軍隊多過革命軍十倍，而且他們也知道聯合，共禦革命勢力。革命軍此時只有發展廣大的民衆運動，才能以少數的有紀律的軍隊，戰勝多數的匪軍。我們希望北伐軍的領袖要利用歷史

的教訓，勿狃於武力的常勝，勿過於相信敵人的分裂，勿仇視工農運動之興起。怎樣使這次北伐不至流產，就看這次北伐的領袖有無決心，發展革命的力量。這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革命的生死鬥爭，不盡量調集各種力量發展這次鬥爭，勝利是不可能的。同時，各地民衆不要把革命軍當做伐罪弔民的王師，而應當居於原動力的地位，所以各地民衆必須號召市民大會，團結自己的力量，爲北伐軍的後盾。

## 白色恐怖

在最近這幾天，各地民衆被壓迫摧殘的消息，每日不斷的觸於我們的眼簾。上海工會領袖因開會而被捕八人；寧波，杭州，松江等各地國民黨部爲孫傳芳命令所封閉，安慶軍警非法逮捕楊兆成，福州槍決三黨員，江西國民黨員被捕，國民黨被封，上海封閉創造社，並有封閉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及上海市黨部的息消。孫傳芳已抓破他中立的面具，調兵遣將，防贛援湘。（但他還高唱保境安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舊調，蒙騙人於一時，作緩兵之鬼計。）孫傳芳統率之下的五省軍閥，竟同時動員向國民黨及人民宣戰。同時張宗昌在北京亦厲行恐怖政治，處學生明仲祺以四年徒刑，槍斃新聞記者林白水，封閉報館（民立晚報，社會日報）逮捕記者。我們是處在軍事的恐怖時代，一切生命與自由均失了保障，不僅是赤化的共產黨，而且向在東來南公開的國民黨，不僅是革命的黨員，而且溫和的記者，都不免於屠戮縲絏之慘。自長沙被北伐軍佔領，南口久攻不克，軍閥已末路途窮。他們的風前殘燭的命運，逼迫他們不得不暴戾恣睢，以圖最後的掙扎。願這些軍閥的殘暴行爲，赤化個個有覺悟的人民，擁護革命軍的北伐，以催促軍閥的覆亡啊！

# 思想自由與黨團作用

——斥復旦大學申明教育宗旨宣言

仁靜

上海復旦大學，近來爲了開除幾個與黨團有關的學生，特發表一長篇宣言，（見八月五六兩日時事新報）聲明教育宗旨。夫開除學生，學校自有權衡，何必發表宣言，聲明教育宗旨？毋亦小題大做，欲蓋彌彰，其恐懼學生之反抗，與社會的責難，而故爲曲說，以粉飾其罪惡耶。

這篇宣言講他們辦學的苦衷，與教育宗旨，說得委婉動聽，其對於『特殊黨團』的學生『陰行搗亂學校』『把持操縱，鼓突叫囂』的罪惡亦淋漓盡致的指出。然而這篇宣言只能朦混粗心的讀者，如果細心的分析，一定可以發現出牠的虛僞，和矛盾。

宣言的大意是說他辦學的宗旨是『學術獨立，思想自由』，『不偏倚於任何宗教，不傾向於任何政黨』，『苟於最高學府之中，標門榜戶，出主入奴，其有妨於學術之獨立與思想自由，爲害惟均。』於是明指出特殊之黨團，煽惑少數生徒，襲入教育機關之中，常起糾紛。第二段略述學生會的原起而職惜痛恨於學生代表政客化，學生會，學生聯合會政黨化，職業團體化。第三段說他們的學校受『特殊黨團』的搗亂，破壞，如：學生辦牆報；自由開會，有所主張；三一八慘案主張停課三日；實驗學校中學部的學潮；膳食風潮；等等都是特殊黨團學生的罪狀，成爲這些學生開除的理由。最後他們辯明非反赤，討赤，只是爲了擁護該大學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之旨，不得已而爲此。

學術獨立，思想自由，這八個字的金字招牌，確實可做排斥異己的藉口(!?) 何謂學術獨立，何謂思想自由，獨立應當是對於統治階級傳統思想的獨立，爲眞理而戰，不畏强權。自由應當是反抗統治階級思想的自由，反對思想界的專制和定於一尊。 凡是擁護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學校，應當是革命思想，先進思想的避難所。 若是顚倒錯亂，以排斥摧殘先進思想，革命思想爲能，而還說他主張學術獨立，思想自由，不啻是獻媚於軍閥帝國主義，對人民宣告獨立，不啻是以壓迫新進思想爲手段，來保存腐敗的，垂亡的思想的自由。 六七年前的蔡元培之在北大，曾以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口號，發揚新文化運動，抵抗軍閥的干涉思想的自由。 可是今日的郭任遠乃欲盜名欺世，利用此口號，效忠於帝國主義與軍閥，剷除革命分子在學校的宣傳。

『就在學言學觀』學校『終爲從容坐論之場，絕非着手實行之地』這句話是反動的教授先生們所熱望的，但是牠決不是眞理，而且也不是事實。 我們看工業學校中有小工廠，農業學校有農林場，習物理化學有實驗室，可知我們在學校一面是從容討論，一面是着手實行，這在純粹科學的領域中是如此，在實際政治領域也是如此。 在學言學，學生明瞭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道理及方法以後，他就『關不住了』，馬上要去實行。 學生不是終身的懷疑派，學生對於不明瞭的固然要從容討論，但對於已明瞭的，已成爲天經地義，國民常識的，則只有着手實行，無從容討論之餘地。 該宣言稱該校亦嘗贊助之不遑五卅運動和六三運動的救國運動，這不是『着手實行』麼？ 爲什麼還要贊助？ 五卅，六三，的罷課，着手實行，都蒙贊助，爲什麼對於三，一八的罷課和救國運動，偏要壓迫和禁止？ 似此

自相矛盾，自打嘴巴，『謂非蓄意破壞，有心搗亂而何？』

既承認思想自由，偏不許人有黨團組織，既承認思想自由，偏不許人發行辦報和『開會有所主張，』既承認思想自由，偏不許人反對基督教（該校於今年開學之初，强迫學生塡寫誓約書，約十餘條，中有禁止反對基督教一項），『本大學同人，以不勝宗教之羈軛，起而謀教育之自主，於是本大學之始基如以建立』，但是在二十年前，反抗宗教，謀獨立自主的，現在反變成了基督教的護法韋䭾。既承認學術獨立，偏勾結軍警壓迫學生，解散學校，既承認學術獨立，偏要吃工部局的酒，聽工部局的命令，禁止學生參加救國運動；既承認學術獨立，偏要組織各大學同志會，與帝國主義，軍閥勾結，殘摧學生的革命活動。』則是毀學術獨立之基，而滋「軍閥壓迫」之禍耳，託思想自由之名而行專制主義之實耳。』

思想是關不住的，思想的表現在言論與行動，該校一面宣言承認思想自由，一面干涉學生的集會言論自由，如此巧予豪奪，畫餅令其充飢，不許其自由尋覓飲食，試不愧為『心理學家』之得意傑作矣。

『迨五四運動既起，學生救國，小有成效，於是各校多有學生會之組織，而更有所謂學生聯合會者出焉，此在國難方殷之日，匹夫有責之時，披髮纓冠，聯鑣奮袂，用青年之朝氣，戢大憝之禍心，其功亦不容盡沒。』這段話可以表現資產階級對於學生會及學聯作用的估量是不錯的，『於是一切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幾無不有學生聯合會參預其間，』這應當為學聯頌，而不應以此詬誶學聯。全國人民，在他們的職業工作完畢以後，誰也應當參加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何況知識水平線比農工商為高的學生及大學生？但是學生參預政治運

動，社會活動、爲什麼成了教授先生們的眼中釘呢？　第一、因爲教授先生們，多半是留學生，或爲城市中的新紳士階級，與軍閥帝國主義結不解緣，所以他們反對學聯的政治活動，妨害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利益，第二、他們盡是無用的飯桶，怕學生進行擇師運動，驅逐不良教員，怕學生『對於教職員公然侮辱，任意譏嘲，』怕學生要求自治，要求參加校務，於他們『把持操縱，』植黨營私，大有妨害，於是一切惡名，政客化，政黨化，都加在學生會身上。　但這恐嚇不了學生。　學生是要爲本身利益爭鬥的，他要擇師，他要學校有好的設備，他要參預校務；更進一步，他要參加政治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和社會運動，以改造中國，以改造社會。　你說他赤化也好，受黨團利用也好，解散學生會及學校也好，捉拿過激份子也好，都是禁止不了的。　『觀其不爲積極建設之主張，而僅爲消極詆謀之舉動，甚且轉予所制所反者以反而宜傳之利益，』這是他批評軍閥討赤，帝國主義排赤的，依我們看來，他這幾句話正爲他開除學生，誣學生爲少數黨團分子所利用的寫照，實不自啻拉自唱耳。

我們也不用浪費筆墨，再多說下去，我們的結論是：該宣言所標榜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宗旨是虛僞矛盾，排斥異己，献媚於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口號。　既容許思想自由，即不應開除黨團分子，禁止黨團的存在。　至於詬詈謾罵，心存挑撥（如說『似虎蒙皮，假借別一政黨的旗幟』）實爲卑鄙行爲，革命分子決不會分裂，而只有因此團結愈堅，共抗壓迫的。　至於學生爲爭本校利益而爭鬥，學聯學生會之從事政治運動，這是全體學生的共同要求，把牠指爲黨團的作用，適足使學生全體同情於黨團，而益增其反抗壓迫之決心。　我們看該宣言之欲假藉新名詞以粉飾其罪惡，效『牛屎堆上插鮮花』的舉動，不禁嘆其心勞日拙，

可笑亦復可憐矣！

# 兩個農民談話

馮錦堂

我的好友錦堂，革命的意志極堅。 二十年前，他本是農村中一個老實的青年農民，二十四歲以後，他纔加入城市工人的行列中，去年五卅案起，他奮然領導廚司工人羣衆，向英帝國主義者，作八個月長期罷工的奮鬥。 在罷工期中，他又乘機努力於農民運動，本篇即是他運動中一個紀實罷了。 意義都極淺顯扼要。 逸情附記

(一)農民的切身痛苦

(二)解除痛苦的方法

甲問：今天好不好？

乙答：嗳呀！ 現在的世道，是亂七八糟，沒法說！

甲說：為甚麼亂七八糟呢？

乙說：今天拿捐，明天派稅，實在不能活了！

甲說：提起我們農人的痛苦，眞是多，眞是一言難盡！

第一——今年要叫拿過年糧，又要完後年的糧，一年得拿三年的糧餉，為甚麼不難過呢？

第二——除糧餉以外，還要派門頭捐，因為派捐是沒有一定的，一年不定幾次，又特

別捐，驗契，公債等等，不管有錢無錢，都得拿！　爲甚不受苦呢？

第三——除此以外還有些想不到的苛捐，更厲害，今天要，就不能等到明天！

第四——軍閥打仗，就要拉夫，要車，要豆，要草，要乾柴，他也不管收不收，就得給他！　打勝了或是打敗了，兵匪又到處搶奪騷擾，農民們實在不得了！

第五——農民們種幾畝田，勞苦一年，全指望收糧食纔能生活，軍閥不問收不收、所派的苛捐雜稅等等，總得拿，不論理的壓迫，不准農民說話！

第六——農民還得受紳士們的壓迫，怎樣壓迫呢？（一）劣紳在地方包辦訴訟，如無事發生，他就不能從中取利，因爲想利，所以沒事要有事，小事挑成大事，如窮富二人爭訟，富人有錢給他，無理反來有理！　窮人因無錢，有理而反無處伸冤！　實在不平！　（二）紳士包辦和承辦收稅厘金，公賣，印花賭捐等局，他收罰的手段，故意特別罰金！　如管地丁稅，紳士下鄉，私自取利，加害與農民，農民因不知內情，無法反抗！

第七——現在我們特別痛苦又來了！　軍閥要籌備軍餉，叫農民種鴉片，一畝地抽五塊洋錢的捐，叫市人還做玉石丸（吃了，可不吃鴉片，好傢伙！；上了癮更不能斷；）好多多抽他們的稅！　焦作小官僚就照這樣辦，也不管人民多大苦處，也不管兵士怎樣欺詐，壓迫農民！

第八——說起我們做工，那就更苦，烈日當空，也得到田裏去，汗像雨一般往下淌！皮肉晒得像黑鐵一樣！　風裏雨裏也得要去，冰天雪地理也得要跑！　真是「

吃人飯，做牛活」！

第九——遇着天災人禍，天乾了或是打仗了，就活不成，就要借債，鄉村裏的大土豪，大地主，借錢給窮人，又要很高的利，可憐窮人因爲這樣，就更加窮了！

第十——不管那個鄉莊，都有保衞團，歸紳士先生包辦，保護紳士和地主的利益，窮人得不到一點好處，還要捐錢，養活保衞團！

第十一——基督教天主教在鄉村傳道，就是麻木農民的麻藥！他說「人打你，不要動手，人罵你，不要開口；只要信耶穌，死後就能上天堂……」我們農民要想想，這不是好像用繩子把我們捆綁起來了嗎？ 好讓他們隨便打駡，剝削，壓迫，我們還甘心願受嗎？ 最可惡的，一些基督教徒，仗着洋帝國主義的勢力，在鄉村欺壓平民！

乙問：這些痛苦從那裏來的呢？ 苦的根在哪裏？

甲答：在帝國主義的身上，他們時常想侵略中國，他便利用中國的軍閥到處壓迫老百姓，軍閥爲甚麼要受他指使呢？ 因爲軍閥自私自利，想升官發財的心太勝，帝國主義所以極力帮助他們槍砲子彈，好升官發財，升了官，發了財，好賣國害民！ 現在中國的軍隊分兩種：一種是甘心賣國害民，一種是救民的革命軍，帝國主義看見中國有了南方的革命軍，和北方的國民軍，他就心慌了，便急急買動賣國軍閥，來反對廣東的革命軍和北方的國民軍，中國軍閥就甘心做他的走狗，你看中國軍閥可惡不可惡？ 這就是我們痛苦來源！

乙說：痛苦的來源，你說的很對，我問你：何時纔能去掉呢？ 有法子嗎？

甲說：有法子；我聽說在廣東的農民從前比我們還苦，因為廣東臨着海，帝國主義在那裏的很多，軍閥很厲害，壓迫得人民不得過日子，所以他們在鄉間商議，組織人民團體，鄉村有鄉村農民協會，縣有縣農民協會，省有廣東全省農民協會。 國民政府以下，各種壓迫，一律取消人民得到自由平等，廣西看出好了也照辦，現在河南，直隸，山東，湖南，湖北，等省的人民，也正在聯合各處的農民，照這樣辦，都聯合好了，萬衆一心，再加上全國的革命工人，哪有除不掉的痛苦呢？ 那有打不翻的壓迫呢？

乙說：你說的很是，我們大家幹幹幹！

# 北方的青年運動

（北京通信）　博夫

北京係政治文化的中心，彷彿大家都這樣承認着。 不錯，北京這座城池，的確也簡單透了：論街道罷，有『天晴香爐 落雨醬缸』八個字的考語，已形容盡致。 論政治社會罷，簡直是一個火爐，什麼人到了爐裏，都要鎔化的——容化成灰色的灰燼。 論市面罷，尤其在今日『討赤』聯軍統治底下，唉！真叫做說不得。 單舉那幾條又少又簡單的電車道罷：他們八太爺整隊的踏上車來，你如站在旁邊瞧着，祇道是『專車』。 真苦了一般洋車夫和做小買賣的人們！ 軍用票一角由八爺手裏交出來，不算不格外賞光，比起一文不給的來；可是一角只值八個十個銅子，（現洋一角三十五六個銅子），在八爺說起來：『這是用性

命換來的！』 你道不該嗎？ 除此之外—大概是「討赤」軍隊的特色罷—每個八爺，閒來無事在街上走走的時候，並不騎馬，但總得拿一條半硬半軟的馬鞭子在手，作什麼用呢？打人的！ 再則你如果帶了可疑的色相進店鋪裏去買東買西，夥計們乾脆回你一個沒有，除非你拿着白晃晃的現銀或正式的銀行鈔票在手裏首先給店夥們一個明示，你是買不到應用物品的。 在這當兒，不妨敍敍一次在東安市場買東西的故事：

買主：『你家有毛面巾……嗎？』

店員：『瞧你這樣兒，大概是學堂裏放暑假預備回鄉去的罷？』

買主：『對啦！ 在我們—當學生的，是沒有軍用票的。』

店員：『那嗎，請裏面瞧瞧罷。』 說這話時東張西望一過，然後領進裏面去稍停。

店員：『先生，這個年頭，也叫做沒有法子哩！』 『他媽的！ 什麼討赤，反赤！依我看來，赤化才眞好咧！』

買主：『你也贊成赤化嗎？』

店員：『先生，我們不過看那實事白話報和羣强報（按此兩種小報爲北京一般市民所每日必看的，勢力不小），上面說張大帥吳大帥合心討赤的話頭，再也夠寄了這討赤軍一切的滋味，我們才知到大家鬧的什麼赤與反赤，原來是這末一回事啊！…………』

除此以外，『修理爐灶』，『清埋帳目，暫停交易』等等條兒，到現在還貼在大街上許多店舖的門板上，大衆只得望望然而過之。 因此一個狠重視的端午節，許多小資產階級的家庭畢竟買不到肉，祇得茹素的過節。

這些，以上這些，在北京人看來已沒什麼希奇了：『反正是天意如此，庶民遭殃』，這是一般長者老豬用以解釋這個現象而藉以自慰的。『天安門不見「鬧學生」（北京市民發明的特別名詞）了』，這是豈豈者流撫今追昔最深的感想，『整頓學風』！幾乎成了上自大帥，中及官僚尤其是教育總長，下至一部份大學教授們唯一的教育行政大綱。『讀書而後救國』，『為學問而學問』，尤其是學者名流們竭力鼓吹的口頭禪——他們不怕「缺德」，折壽，忍心害理地是這樣狂吠下去，不惜蹂躪，蠱惑以至斷送一般青年！

可是一般青年羣衆們怎麼樣呢？ 這般青年，『北赤』的中堅，『北方之強』，可以不自菲薄這樣地說！ 他們怎麼樣呢？

第一說青年工人方面 北方青年工人地位之低，工作之重，「廠面」不以其年輕無力而減少其工作時間，換句話說，即工作與成年工人相等而工資比成年工人更少，這和全國的青工地位無二致。 但反過來看，一般青年工人在整個工人階級中，處處表現其為最勇敢最熱烈之成分，徵之於各地工人組織中青年工人擁護工會最力，為工會出力最多諸事實可以看出，換言之即北方青年工人所受的壓迫和剝削最利害，因此他們的革命情緒亦最強烈，他們要求團結和組織亦最懇切。 北京總工會會員二千人內有青工五百人，每次羣衆運動，他們都狠踴躍的參加，當糾察隊，維持秩序，高呼革命的口號，表現得最有精神。 尤其在去年鬧「首都革命」時，奮勇當前，打倒右派先生們花了幾晚工夫用每人五毛大洋僱來的流氓所撑起的什麼北京工人聯合會那面旗子，他們是充滿了階級的意識，革命的情緒，而有打倒假革命反革命派之決心毅力。 孫中山先生逝世週年紀念大會中，南口的西直門的工人糾察隊警

隊到場，維持每日的十萬人的會場秩序，服務勇敢忠實的永印象不會爲羣衆所忘。 天津總工會五萬人，青工約二萬，擁護工會最力，去秋李景林之大屠殺，青工勇敢當前，死者不少。 總工會糾察隊之一半（三百五十人）爲青年。 勞働童子軍數百人，曾閱操兩次，遊行一次，精神奕奕。 舊歷元宵節開同樂大會，純由青工表演，極一時之盛。 唐山鐵路工會，礦工會之外，有人力車夫工會，八百餘人內有三百餘人爲青工，是爲反對警廳加捐而組織的，曾有青年俱樂部，工人圖書館等組織。 工人子弟則有兒童團。 大連有工學會，由十三廠組織而成，有了二年餘歷史，會員三千五百人，青工過半數。 又有所謂「埠頭青年團」，「電鐵青年團」，「印刷工會」均組織得狠整齊。 青工在這些組織內爲少年先鋒隊。 張家口鐵路工會一千五百人，電燈工會，人力車夫工會均公開的存在。 工會俱樂部自特別是青工用武之地。 南口之工人糾察隊三百人以上均皆青年，勇敢特著。 哈爾濱路工有『青年互助會』之組織，又有『青年協進會』亦青工組織，『皮鞋工人互助會』二百餘人，大半是青年：……我們隨便舉幾個地方便有這些組織，隨便拿幾次事實便說明了青年工人的革命意志和精神。

第二說學生方面 北方的學生當分北京及其他各地說明之。 北京是政治文化之中心，學界的思想與行動，極複雜而離奇，概括說來有（一）封建官僚思想，他們多從內地來，離鄉之日，卽懷顯達之志，因之來學卽在求所以做官。 （二）復古反動思想，此類高唱國粹，專研國學，無論何種主張，概斥爲非聖賢之道，但此雖列爲一派，爲數已極微小。 （三）爲學問而學問者，這是指專攻科學不問世事之流，這派數量大約要佔全北京學生思

想界（注意，無思想者當然不在內）成分之一半？ （四）莫明其妙派，即不讀書，不作事，無人生目的，惟事遊蕩，在思想上無地位。 （五）研究系，此類反動思想，在北京因有晨報為其機關，附和之者當有其人。 他們的職務是：凡是反動的東西便極力提倡，積極的向後走去，師範大學這機關便是研究系盤踞之地。 （六）國家主義派，在北京有其首領，廣肆宣傳，一般『被民族革命口號所鼓動而警覺、但是一面害怕赤化，一面摸不着門而走錯了路的』青年受其蠱惑者不少。 （七）國民黨右派，在北方各地要算祇有北京較有組織的民黨右派，但其勢力究不甚可觀，（八）國民黨左派思想，此其人及其數量自甚顯著，參加一切政治運動，浸浸乎有領導北京一切民衆運動的機能。 （九）共產主義派，他們目下是密切的與民黨左派合作民族革命運動，同時為各種有利於工人農人學生本身利益之爭鬥，為北京城裏一種不可侮的力量。 總之：在一方面可大別為專門讀書及參加社會政治運動兩類，不過研究系及北大「吉祥派」的教授們時時在作專門讀書的宣傳。 在另一方面劃分，可大別之為革命的與反革命的兩派。 這兩派之在北京，在某種情況下彷彿旗鼓相當；其實反革命的力量，是懼怕革命的力量之高漲而後起的。 所以反革命鬧的愈兇，即是證明革命的力量愈有了發展。 至於其他各地的學生羣衆，甚至於天津的學生，其文化程度比較落後：然以飽嚐了反赤軍事行動的滋味，差不多一個個都覺悟到根本問題——政治社會制度不改革，什麼路都是行不通的！ 於此可簡括的說一句：北方青年的思想界，除蚩蚩氓氓者外，其較進步的，不傾向於民族革命，即直接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宗。 堂堂的告示『宣傳赤化者處死刑』，不僅只是紙上黑字，而且是火上加油，心勞日拙，其亦可以休矣！

好罷！　且看北方青年的組織和活動狀況：甲、一班的組織，有學生聯合會者如北京，天津，山西全省及太原學聯，大同，張家口，綏遠，熱河，陝西，陝北甘肅等處。　乙、各色各樣的社會團體，北京有「美生社」，以藝術作革命宣傳，在北京頗有聲譽。　最近又有「東方文藝協會」，亦藝術的組織。　「新軍社」爲國民黨左派之組織。　「四川革命青年社」，「烈火社」，「五卅退學同志會」，「中山主義實踐社」，「中山主義大同盟」，都可說是左派的組織。　行動上還有力量。　此外則有「國家主義青年團」，「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內中名目繁多，大都無甚實際。　國民黨右派則有「民治主義同志會」爲民右之最有組織者。　「孫文主義學會」爲民治會之擴大的組織。　牠的內幕是擇孫會之優秀者才介紹入民治會；另一方面也是因爲民治會在社會上已不爲人所齒，故改頭以換面。　天津雖有國家主義派的天津學生同志會，出同光一刊物，狠反動；與之對抗者有「直隸青年勵進社」，出勵進週刊，在青年羣衆中大有影響。　唐山有唐山大學生會，擬進行唐山學聯。　有婦女協會，均青年。　大連有「中華青年會」爲與基督教青年會對抗之組織，人數由一千五百到二千，勢力甚大，在社會上頗有地位。　哈爾濱正在進行組織學聯。　保定亦有學聯，又有女界聯合會。張家口，綏遠，宣化，大同，包頭，都有「西北青年互助社」之組織，對學生羣衆頗有影響。太原有學聯外，有「青年學會」，組織頗嚴。　汾陽（山西）有「社會科學研究組」。　正定有「社會科學研究會」。　柳林（山西）有『柳林青年社』。　綏德（陝北）有『陝北學聯』及『陝北青年社』。　以上是照我所知道的說一說，其他各地及某地的別種青年組織，遺漏自然很多，祇好待改天再談。

青年工人及學生的組織和活動外，有一社會團體在各地方狠做了些工作的，即『非基督教大同盟』。這個組織在北京所做的工作，約可舉：一、去年聖誕節日之非基大演講及短篇傳單，二、援助退學教會學生，如匯文退學者百餘人，財商二百餘人，均得用學聯會及非基大同盟名義接洽教部與學校，轉入其他學校。三、取締教會學校，這項運動得到二月三日教育部頒發一道布告。孫中山逝世週年紀念大會時，公開徵求非基會員達二千餘人，亦可見一般羣衆所受非基宣傳之影響。此外則山西汾陽本爲基督教在華北之大本營，但反對之者亦最力，綏德之非基同盟亦做了些宣傳工作，在去年聖誕節時，保定，正定，太原，汾陽，……都全體動員的做了許多樣短小刺戟的傳單，的確深入了羣衆。

以上是過去的北方青年活動狀況，現在，因受了討赤軍的蹂躪和暑假的影響，他們的活動較前沉寂一點。但是我相信北方的青年衝破反動政治的網羅，重新振起他們的五四，三一八的精神，幹革命運動的時候是快到了的。

## 瑪秀拉—新俄的少女

M. J. Olgin作
純生譯

我和她是這樣會見的。我正坐在一輛停在奴比昂斯基方場上的電車裏。這方場方陷於一陣熱烈的擾攘中：原來一個青年的示威運動剛舉行完畢，一羣青年男子和少女們都向這輛電車頭擠來。其中有一個少女，看來好像草叢中伸出的一朵鮮艷的罌粟花一樣。

她美麗麼？我不知道。蛋形的臉子，略帶黃色，皮裏却滿儲着紅潤，似頗富有彈性眼睛深黑，極清澈，微斜視。很厚的褐黃色的頭髮向後順梳着。嘴唇寬大而常含笑

意——唇紅如血，齒白似珠。就全般看起來，她的體格很壯實，精神上更泛流着充滿着生命，日光，笑意與自由的歡娛，看着真正令人忘却了一切，美麗與否，豈在意中？當一株小的松樹在炎夏的烈風中顫慄的時候，請去問牠是否美麗吧。

車中充滿了各形色色的嘈雜。車還沒有開動的時候，我便已經知道了這少女的名字叫『瑪秀拉』。

她在窗邊的一隙窄狹的位上坐着，和我恰恰相對。我看着她，想着這個名字眞是正合於她的這種外貌：宏闊圓潤，而有抑揚：『馬－秀－拉』（Ma-Shu-ra）想必是我看着她的時候，過於表現好奇的樣子了，因爲她忽然笑出聲來向我說道：

『你想說話。不是麼？不要害羞。』

我微笑着告訴她，我看着她很是高興，因爲她確是一個新的無產階級青年的模型。瑪秀拉轉身向着她的許多同志，熱忱地高聲道：

『我榮幸得很，介紹給你們一隻稀有的雀兒，一個說俄國話的美國人。』

沒有到一刻鐘，我們彼此都已熟識，宛如數年的故交一樣。

* * * *

有一次我想爲瑪秀拉找出一點閑空的時間，可是我發現了她的時間實在不夠用。是這樣的：早晨，她必須在六點或六點半以前起床，因爲她要盥漱，穿衣，烹調並用早餐；接着要乘四十分鐘的電車、步行十分鐘，趕工廠裏放汽的時光－正八點鐘，她必須達到。在工廠裏，從八點到十二點，一點到五點，是工作的時間，星期六則到十二點鐘工作便完了。

晚上六點鐘、她要到大學裏去聽講，直到九點鐘才能完畢。 每星期有三次是不能上課的第一次是黨的支部會議，第二次是一個政治團體的會議，她須出席作報告，第三次是到音樂訓練班。 此外，她又被委派從事組織『國際赤色濟難會』支部的工作。 這種特別的工作便使得她不能不時常出席工人的集會，演說關於國際赤色濟難會的事業等等，有時自己還得召集各種會議或大會——這種工作每星期要佔去她的很多時間。

以上所述都是經常的，無可推辭的工作。

把瑪秀拉的活動表列出來，我眞不懂她怎樣找得出時間來，第一，去用晚餐、因爲從工廠到大學去，至少須得乘五十分鐘的電車；第二，去預備大學的功課；第三，去讀書看報；第四，去參加的工作；第五，去縫衣，補襪並漿洗襯衫；第六，去生活。

自然，她不需要很多的衣裳。 頭上一方紅頭巾，一件白外衣，一條齊膝的短裙，壯的，被日光曬紅了的天足上着一雙草鞋，再無需什麼了。 然而——

『瑪秀拉，你哪兒尋得出時間去——？』

她擺動她的頭，兩隻眼睛裏射出光來，像一對黑色的小燕子一樣，她的寬大的唇間現出一排白的牙齒來。

「Nitohevo（俄語，意爲『沒有關係』）——我尋得出時間。」

「瑪秀拉，你在大學裏研究的什麼？」

「生物學和馬克思的哲學。」

「你想變成什麼呢？」

「「變成」？ 你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現在是什麼？」

「一個 Proletarka（俄語，『無產階級』之女性稱）。」

瑪秀拉把上身有力地扭動了一下，她的日外衣也跟着飛振了。 她愛作精力的運動。她極愛空做：她覺得露天的空氣是極爽人的。 呵——呵哈，運動多好呵！

「瑪秀拉，每天晚上你睡幾個鐘頭？」

「不關事。 睡着了，誰還管他？」

※ ※ ※ ※

我到瑪秀拉的家裏了。 她住在莫斯科亞巴特區一間屋子的第八層樓上，同房住的有兩個女子。 這間屋子裏原有升降梯的，可是晚上九點就停了。 快到晚十一點，我才去，我知道在這時以前是沒有人在家的。 我要爬一百十二步樓梯才到她們的房裏。 她們却都誇口說她們房外的洋台可以俯覽莫斯科之一半（這間屋子以前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現在却蜂房似的住滿了工人。） 我們在洋台上喝着茶閑談。

瑪秀拉同房的兩個女子，一個是某公事房的職員，一個是醫生的助手。 這助手在某醫院裏作工，連作兩天再休息一整天。 她們沒有廚房，只在一隻 Primas（煤油汽爐）上面烹調。

房間雖然不大，却很清潔。 所有的只是一架床，一張躺椅，兩把靠椅，一張方棹，兩

口箱子，一隻 Primas ，一只洋台。 她們有很多書籍。 三個女子都是讀書的。 牆上掛着許多畫片，有的，革命領袖的照相，有的是風景畫。

那位公事房的職員，大約有二十二歲，身體羸弱，顏色灰白，眼光略昏暗，動作亦遲緩。 那位醫生的助手約四十歲，頭髮截得很短，一副冷然的面色，頗帶剛性。 瑪秀拉在她們當中看着要年輕多了，我們眞會相信她只十六歲哩。 她看着眞像一個天眞無知的小孩一樣。 可是當笑意從她的臉上消逝了的時候，我們便可以看出她確是一個很篤實的，有意志且有前程的女人。

「瑪秀拉，你明天預備作什么事?」

「明天我要到衛生委員會。 我們工廠的幼兒院要一位醫生。 我們要等候很久，眞討厭!」

瑪秀拉把兩隻臂膊用力向下一揮，好像用兩只鐵錘將什么東西釘在空氣中去一樣。 一會，她又笑了，她的潔白的牙齒從大的美的嘴唇裏放出閃光。

「唱歌吧，瑪秀拉。」

「個個人都睡了。」

「不要亂說。 像這樣的夜景，誰會睡覺呢?」

「你幫我唱麽?」

「你領頭吧。」

瑪秀拉吸了一口氣，接着，一片熱情的歡娛的歌聲震盪在「城開不夜」的莫斯科之靜寂

的空氣中。 和聲在隣房中唱出，一會，全屋都浸入在雄偉抑揚的聲浪中了。 5—3—3—5—61—77……瑪秀拉伸出兩隻臂膊，高聲歡呼着。 看着好像她要從洋台上飛躍而出一樣。

※ ※ ※ ※

瑪秀拉說她有一個男子。 什麼呀？ 很明白地：她有一丈夫。 結婚已經一年牢了。

爲什麼她不和他同住呢？

她的頭向旁邊扭去，臉色紅透了。

『資產階級的觀念。』

『那嗎，你不願和你愛的人同住在一塊兒嗎？』

『我們時常會面就好了。 還要什麼呢？ 我們未必一定要常相廝守着嗎？ 還是應該把兩張床合併攏來蓋上一條被氈嗎？ 哈，哈，哈，哈！』

在瑪秀拉看來，好像再沒有比兩張床蓋一條被還滑稽的事。

『那麼，像你這樣常是忙着，什麼時候你可以會面他呢？』

『Nitchevo。 人總尋得出時間的。 一位有名的學者有一次說：「人只須支配自已的時間的方法。」 這便是 NOT（俄簡語，意即「科學的管理」）。』

瑪秀拉在大學裏選的功課有一門便是『科學的管理』。

『你能告訴我關於『特勒爾法』（Taylor system）的大概嗎？』 她問我，她將含有笑意的面孔，浮蕩了溫柔可愛的情緒，向在課堂裏的優等學生一樣。

一次星期日的午后，我在屋羅波菲山上看見了瑪秀拉。 從山頂望下去，莫斯科儼如碧

色的毛氈上鑲的一簇珠玉的珍飾一樣。　山脚下，莫斯科河蜿蜒而過，極幽靜綺麗之觀。

一羣青年在空場上遊戲着，瑪秀拉也在裏面。　她的頭髮蓬鬆着，面部漲紅着，一雙大足規律地在裙下歡躍。　他在一隊青年的前面，把紅頭巾取下，揑在手裏高舉在空中招展着。　這種遊戲好像是這樣的：誰捉住了瑪秀拉，便可以同她跳舞一次。　她招展着紅巾，歡笑的跑着，那羣青年急迫地在後面追蹤。　笑聲遍佈在空場裏。

小團的白雲在莫斯科炎夏的青空中流動着。

歡呼聲四起：『瑪—秀—拉—瑪！秀！拉—』

（完）

## 「共產」果眞是這樣的嗎？（讀者之聲）

代英，楚女：

很多人都異口同聲的說：『…共產，就是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有些人又說：『…共產嗎，就是只准我共人之產，不准人共我之產…』有些又說：『…共產嗎，就是沒有錢的人，去將那有錢人的財產拿來分…』有些又說：『…共產之後，就要共妻，所以一些婦女都嚇跑了……』有些又說：（這是赤色帝國主義者蘇俄，用盧布收買中國共產黨，爲他作走狗…去欺騙一般無智識的工農，更藉着工農的力量來侵略中國，滅亡中國的……』『……』各說紛紜，莫衷一是！　若是『共產』果眞是這樣，眼見盜匪橫行國中，暗無天日，國將不國，嗚呼，果若此，共產之罪惡，將凌駕軍閥而上之也。　腦筋簡單的我，一點莫名其妙！　不過心中隱約有點這樣猜着：（…共產只怕是洪水猛獸吧；應當防之

於未然耶！）不但是我，就是我們的團體團員，都是生出這樣類似的疑團，所以我們的革命策略上，定下一句『剷除共產黨』，更用從權的手腕，利用軍閥的虎威，來實行這種策略。殺共產黨人及接近共產黨的國民黨人，」但是我很保重私德，隨更一宗事，須當探個究竟，所以才將這些事兒寫來請問你家，希望在「中青」的尾巴上，給阿那一個明白的答覆。

正誼：記得前幾年新文化運動盛行時，很多人都異口同聲的說，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是『百善淫爲首萬惡孝爲先』。現在共產主義運動很發展，於是關於共產主義的各種奇離古怪的謠言和誤解都隨之發見，如你所列舉的。　造謠是不可免的，反動派對於一種革命的眞理另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共產主義、新文化運動，如果我明白的向羣衆解釋，誰個不願信仰，只有造謠和誣蔑或可蒙蔽羣衆於萬一。　我們判斷共產黨及共產主義的價值應當以他的行動和言論爲標準。　共產黨的言論如嚮導，本刊，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共產主義ＡＢＣ，你可購閱，便知共產主義是什麼？　與那些謠言有無一點近似。關於共產黨的行動，只要看共產黨到處爲軍閥帝國主義所嫉視，逮捕，通緝，屠殺爲工農羣衆所信仰，便知他除了反抗軍閥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外，實在沒有凌駕軍閥而上之的罪惡。　至於你們要剷除共產黨，殺共產黨也未嘗不可，不過你們先要問，這於你們有什麼益處？　你們把共產黨殺了，是否就脫離了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是否反爲帝國主義所拍掌稱快？　共產黨又是怎樣的壓迫你們，有凌駕軍閥而上之的罪惡』？　帝國主義和軍閥正日望民衆間的同室操戈，自相殘殺，他們好坐收漁人之利。　他們有時煽動工人間幫口的爭端，民族間，宗教間的相互殘殺，以

削弱民衆的反抗力量。我希望你們不要動於一時感情，上了帝國主義的圈套。從前軍閥在商人中有一種宣傳深印於商人腦中，他們說『中國的擾亂，都是國賊孫文鬧革命造成的，殺了孫文，中國才可太平』。現在孫文死了，中國太平了沒有呢？盼望你們不要學頭腦簡單的商人，不辨是非，那樣容易接受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反赤的宣傳。

記者。

# 新女性第八號


論做雞蛋糕　豈明
兩性間的搭布　資實
戀愛與性交　陳威伯
被忘却的人　適夷
古希臘戀歌　李金髮
剪髮也有假冒的　伏園
模特兒問題　伏園
祝壽　春蠶
婚制述略　周寸中
兩性　孫福熙
夫婦間　孫福熙
性的遊戲機能　仲持
結婚的悲劇　仲持



每册一角五分半年六册八角全年十二册一元二角郵費在內定報處上海寶山路寶山里開明書店開幕期內預定八折

## 新女性合訂本第一册

洋裝紙面布脊金字每册大洋九角開幕期內概售八折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 文學週報　二三五期目錄

飄零……佩弦
武者小路實篤氏的話……丏尊
山中通信……西諦
回憶……黑芷
一般的誕生

□上海香山路仁餘里二十八號
文學週報社發行
△每期定價二分郵費外加半分
△全年五十二期定價一元郵費外加二角六分（國外一元）

發行部
編輯部
通信處：廣州國光書店李就君

| | |
|---|---|
| 廣州 | 丁卜書報社 |
| 北京 | 各學校號房 |
| 長沙 | 文化書社 |
| 寧波 | 寧波書店 |
| 武昌 | 時中書報社 |
| | 共進書社 |
| | 武漢書店 |
| 福州 | 福州書店 |
| 香港 | 萃文書坊 |
| 汕頭 | 汕頭書店 |
| 蕪湖 | 科學圖書館 |
| 太原 | 晉華書社 |
| 潮州 | 青年書店 |
| 雲南 | 新亞書局 |
| 重慶 | 唯一書局 |
| 寶慶 | 寶慶書局 |
| 黃梅 | 書報流通處 |
| 西安 | 西安書局 |
| 成都華 | 陽書報流通處 |
| 紹興亞 | 華民文具實業社 |

##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五期。郵票代款九五折算。但以一分半分為限。

代派：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零售：每份三分。